

江蘇名賢韓鈞軼事

范尚文

賢淑夫人原是小姨

韓國鈞蘇北泰縣海安鎮人，字紫石，又字止石，行三，人稱韓三先生，後改稱紫老或止老，以示尊敬。生平事蹟，多采多姿，素有江蘇大老、江蘇名賢之譽。立德立功而外，復有立言，其詳均經有關方面爲他編寫的「年譜」及「傳記」之類的著作中，敘述已多，毋需再贅。惟尚有一些生前軼事，難免遺漏，爰就所知所聞，拉雜補記如下，以供參閱。

紫老生於清咸豐七年（西曆一八五七年，民前五十五年）三月，九歲喪父，十二歲喪母，家境清寒，生活艱困，幸賴二姑母扶養成人，並爲之娶媳成家。但其婚姻却曲折而富有戲劇性，據老友國史館顧問朱沛運兄語余云：紫老幼時曾文定同邑王姓長女爲室，于歸之日，嫌夫貧，不願出閣，父母焦急莫名，再三苦勸，仍不聽命。次女見狀，謂姊曰：「窮苦由命，富貴在天，韓郎已青一衿（意指韓時正入學爲生員），日後豈無發跡之望耶？」姊聞之，怒目答道：「妹既屬意窮措大，曷不登轎？」如此遷延許久，姊意終不稍動，父母狼狽異常。無已，果商得次女同意，代姊出嫁。是以紫老之夫人，原是小姨。但紫老當時並不知情（憑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而成之舊

式婚姻，男女雙方婚前大都相不謀面，故能李代桃僵，一時不易識破），越歲，始悉其底蘊，甚德夫人，思有以報之，乃勤奮攻讀，學業因而猛進。

光緒五年（西曆一八七九年），紫老應江南鄉試，中式舉人，旋經「大挑」（清制：每經數科會試後，揀選下第舉人，以知縣、教職分別錄用，謂之「大挑」），分發河南，先後奉檄署鎮平、祥符、永城……等縣知縣，調升廣東知府，擢調奉天（遼寧省之舊稱）交涉使，再調吉林民政使。辛亥革命，任江蘇都督府（都督程德全）參謀長。未幾，榮膺江蘇省長，遷安徽巡按使（與省長同），民國十一年，選任江蘇省長，歷時甚久。在職期間，清廉自守，勤政愛民，功績卓著，朝野重之。紫老仇儻情深，每詣任所，必偕夫人與俱，並隨時注意其生活之調適，所以報夫人也。至夫人之姊，既已悔婚，另嫁一富家子，詎遭人不淑，數年以後，家道中落，生活困頓，回首前塵，不勝感傷，竟削髮遁入空門，日與青燈木魚爲伴，了此餘生。噫！人生在世，豈真「窮苦由命，富貴在天」也耶！夫人賦性溫淑，信佛，相夫教子，體貼細心；待人和厚謙恭，能急人之急，憂人之憂，故親友之間，莫不稱賢；不幸於民國十三年某月因病去世。時紫老尚在江蘇

省長任內，驟失此良伴，悲痛不言可喻！除祭告夫人誓不續弦外，特聘刺繡名家，以白綾精繡夫人遺像一幀，並題聯曰：「不因空室甯談佛，尙未歸田苦憶君！」夫人地下有知，亦必感激不置也。夫人生子小石、少石、女柳閑。小石因病歿於民國二十五年，少石於二十七年十月二日，在海安故里與抗日游擊隊官佐轟飲大醉，夜間失足墜樓，傷重不治。紫老輓以聯曰：「不惜其身，致遺親憂，是謂之孝不？既喪爾兄，又見汝死，我何以生爲！」老年喪子，哀痛之情，躍然現於紙上。公祭之日，與少石共飲之游擊隊官佐，讀此聯後，均誓言戒酒，其感人也如是！

書法名家談吐幽默

紫老出身農家，平易近人。生活儉約，衣履樸素整潔，飲食清淡，不多食，亦不進補。治學治事，堅守原則，不離其義，不失其道。居常黎明即起，秉燭作日記（他的日記，於清末民初歷年重要政事人物，紀述甚詳，爲治現代史者重要參考之作），事畢，如時間有餘，則或賦詩，或屬文（著有「永憶錄」等書傳世），以抒所懷。早餐後無客時，即揮毫以應求書者。人間書法？答云：「除盡心臨池外，於日常雜件之繕寫，尤須認真，不可草率，積久自然進步。」他的書法

，專家們認為沉雄有力、挺拔秀麗，兼翁同龢（叔平）、劉墉（石菴）之長，故為世所珍。抗戰前，筆者以事赴海安（筆者老家距海安僅一百六十餘里），曾順便託知友楊國屏兄（亦海安人）轉懇紫老書贈「振衰起弊韓昌黎，先憂後樂范文正」對聯一副，經珍藏於老家，擬俟機棧棧複印，不料於大陸陷共時，閣家被迫掃地出門，致未能攜帶來臺，現不知流失於何處。紫老溫文儒雅，談吐幽默風趣，而休休有容的氣度，亦非常人所能及。茲舉一事證之：民國二十七年秋間，黃河決口，肇致蘇北運河水漲，情勢嚴重（時蘇北廣大地區仍在我方控制中），凡屬高郵、寶應兩縣間運河開壩的上游各縣民衆，都急着要啓開，以利洩洪而免水患，而下游各縣則竭力反對，利害不同，因而發生極大的爭執。省府乃召集雙方代表，舉行協調會議，期獲解決。紫老受下游各縣公推為首席代表，而對方首席代表為朱紹文。朱紹文淮陰人，字德軒，曾任蘇省議員（北洋政府時期），兼業律師，於省議會中，素以蠻纏潑辣聞名。紫老於彼，亦素所稔知。在協調會開議時，朱紹文爭先發言，由啓開問題，却引起舊怨，借題發揮，對紫老橫加詆斥。時與會人士多示不平，會議主席省府民政廳長王公瑛，即席加以制止，會場氣氛頓現緊張，但紫老却安詳地笑道：「聽德軒一席話，可大愈我頭風！」繼又曰：「今天恍疑德軒還在省議會中，對我嚴詞質問似的。」閣座軒渠，會議仍繼續進行。紫老此種幽默風趣的談吐，以及「汪汪若千頃波」（套用郭泰譽揚黃憲的風範語）的恢宏氣度，益見其學養

功深，令人欽佩！

奉旨「陛見」如演啞劇

紫老在河南鎮平等縣知縣任內，由於積極推進縣政建設，革除種種「紕漏」，一時弊絕風清，有「韓青天」之稱。於訴訟案件，每一堂判決，故亦稱「韓一堂」。這兩個雅號，盛傳一方，歷久不衰。聞於朝，乃擢升為廣東知府，又以政績優異，降旨「陛見」。所謂「陛見」，就是准予晉京覲見皇上。據云：地方官獲此優遇，實係特例，亦為「殊榮」。紫老奉旨後，即忙由廣東千里迢迢的趕到北京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改稱北平），靜候安排「陛見」日期。屆時，紫老站在殿外，先傾聽禮儀官口授「陛見」禮節，稍後，一聞傳喚上殿聲，立即趨前，先行低頭跪下，將「頂戴」（俗稱烏紗帽，清朝官吏的品階，規定以帽上頂色珠為別）雙手取下，輕輕地放在面前地上，然後磕頭，頭須着地，微有撞擊之聲。雙目不能平視，更不能仰視，但眼角微瞥，隱約地看到上面坐着兩個人影，紫老心中自然明白，一個是「老佛爺」慈禧太后，一個是當今聖上光緒皇帝了。只聽慈禧太后的聲音問道：「你是韓鈞鈞嗎？」她不等紫老回話，接着又說：「很好！很好！」略停一下，又說：「下去吧！」這項「陛見」大禮，也就是所謂「殊榮」，僅一分鐘不到就結束了。於是紫老又磕頭如儀，再將「頂戴」雙手捧到頭上，立起身來，後退數步，再行轉身，趨出殿外。辛亥革命後，紫老每與友好們談及「陛見」慈禧情形時，常有人問他心中作

何感想？紫老答以沒有什麼，只覺得自己好像在演一齣極短的啞劇而已。一次有人戲問紫老：如果「老佛爺」一聲吆喝「下去吧」，在緊張聲中，站起來就走，忘記磕頭，又忘記將「頂戴」捧到頭上，仍遺留在地上，可否回來磕頭後再行撿起戴上？紫老笑答：這怎麼可以呢？對太后及皇上失禮了，自然「頂戴」和官職一起丟掉了。友人聽了，慨然說道：這未免太苛刻、太不講理了。紫老續答：所以該革命啊！言訖，相與一笑而散。

共酋統戰面予碰壁

「九一八」東北事變前夕，紫老以年邁體衰，已退隱海安故里，閉門頤養，不問世事。洎抗戰發生，由於蘇魯邊區游擊總指揮李明揚、副總指揮李長江二人，與蘇北軍政當局發生磨擦，不能合作，紫老為促進地方團結，增強抗戰力量計，乃不顧衰老之軀，出而奔走調停。可是雙方對紫老雖極推重，也很禮貌，但遇到自身利害關頭，皆不願讓步。適此時又有抗敵其名、叛亂其實的共黨「新四軍」，擅自皖南流竄而來，穿插其間，多方挑撥煽惑，遂使紫老調停工作更加困難。但他並不灰心，除對共黨人員視為異端份子，概予「敬鬼神而遠之」外，與二李及蘇北軍政當局依舊保持聯繫，繼續協調彼此不同意見，期獲解決，以利抗戰。詎二李私心自用，罔顧大體，竟於此際暗與「新四軍」進行勾搭，旋且助其發展壯大，致民國二十九年八月黃橋（泰興縣之重鎮，位處南通、東臺、如皋、泰興、靖江、泰縣

六縣之中心)之戰，蘇北國軍八十九軍及部份省保安團隊，慘遭暗算落敗。軍長李守維(黃埔軍校出身)於匆忙撤退時，不慎溺斃於黃橋以北的「七里斷」河中。官兵傷亡、被俘、流死者多達六千餘人(旅長翁達自殺，團長秦雲鵬、曹振翼等陣亡，旅長苗瑞體、團長王學階、張能忍等被俘)，從此蘇北局勢日趨惡化！

李守維軍長殉職後，八十九軍軍部及李之家族，亟欲打撈其屍體，惟「七里斷」在「新四軍」勢力範圍內，為行事方便計，乃派員洽請李明揚總指揮，轉商「新四軍」政治部頭目管文蔚，填發了一張准予打撈的「手令」。那張手令是這樣寫的：「茲有八十九軍頑固軍長李守維，與我軍在黃橋磨擦溺斃，該家屬前來打撈，仰該地軍民人等，准予打撈。」

奉派前往打撈的有李軍長的副官楊青雲、衛士及工人等二三十人，但「七里斷」河寬水深，究竟李軍長屍沉何處？詢據當地居民都無法回答，只說：「新四軍」從河中撈起的屍體，計有數百具，他們的目的，在搜索槍支，打撈屍體乃是順便的事，因此把屍體撈起後，都丟在河岸邊，不再加以理會，一任炎陽(時正秋陽如火的天氣)曝曬，臭氣薰人，實在太無人道，也太不衛生了。附近民衆目覩此「今戰場」的慘況，心殊不忍，乃自動掘了二十多個大小不一的土坑，將屍體像鱗魚似的予以掩埋了事。楊副官聽了，即命工人將土坑逐一挖開，當挖至第九坑(大坑)時，拖出該坑第四十一具屍體時，姓曹的衛士說：「這個身材高大的有點像李軍長。」經洗去全身

泥土，見到右額上有一小疤，口腔內右上有顆白假牙，身上還搜出一顆水晶私章，證實是李軍長了，便停止挖坑，派人買衣買棺，予以入殮，雇舟駛回興化八十九軍軍部。當靈柩抵達時，省主席韓楚公(德勳，字楚箴)以下各文武高級官員，咸親臨扶棺泣祭，場面十分動人。黃橋戰役結束後，「新四軍」分兵進駐海安。該軍頭目陳毅、管文蔚、朱克靖三人，即於翌日趨訪紫老，目的在拉攏紫老，遂行其「統戰」陰謀。紫老聞悉，本不想接見，繼念事到臨頭，不妨視情形作個當機立斷，或許反而較妥。於是命老僕開門，引進客廳，會面時，紫老連寒暄話也不說一句，劈頭就調侃他們道：「你們來殺老頭嗎？我是個頭固份子。」紫老這一下，果然弄得陳毅等面面相覷，惘然不知所答，只好言不由衷的以他事開扯一陣後離去。紫老的反共意志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義正詞嚴斥敵誘迫

民國三十年春，日寇率領偽軍(李長江此時突率部投偽，任偽第一集團軍總司令)入侵泰縣縣城及海安，紫老出亡，避居於海安東北三十里之徐家莊門人徐海樓家。徐家房屋狹小，設備簡陋，生活條件甚差，然紫老怡然居之，不以為苦。越三月，接獲大後方友人來信，勸紫老離開蘇北，去大後方定居。紫老意動，正籌劃間，忽患腿疾，不良於行。而海安敵酋山下，已偵知紫老行止，報奉泰城敵酋南部司令核准，於是年九月十三日上午，率敵偽軍百餘名，隨帶譯員一，前

來徐家莊，面請紫老出山，領導蘇北各界，共為「和平共存的東亞新秩序」而努力。同時東臺縣城的敵酋山奇，攜一肩輿，率敵偽軍一連，亦趕來敦勸。紫老不能舉步，即在臥室床前接見二酋，當面義正詞嚴的說：「貴我二國，係屬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，究竟有何深仇大恨，雙方兵連禍結，歷數年未已？本人老朽昏庸，實百思不得其解。本人前在我國東北奉天省辦過外交，與貴國外交官南部先生私交甚篤。這位南部先生，也許就是現在領兵駐紮在泰城的南部司令的父親，當時我們二人，做夢也想不到中日邦交會演變到如現在之惡劣！我國素稱禮義之邦，請問有何對不起貴國的地方，而惹得貴國大軍壓境，征伐不已？在現今這種情勢下，本人決不願出而問世，且老病如此，等於廢人，如迫之過甚，唯有一死以報國耳！」說得山下、山奇二酋無言以對，廢然而退。但仍留下敵偽軍百餘名，將徐家莊(約有居民二百戶，人口一千名左右)用鐵絲網四面圍起來，行人進出，一律嚴加檢查，名為保護紫老，實則予以監禁。紫老被敵偽監禁後，憂憤填膺，病遂轉劇，敵酋不時派軍醫來診治，紫老均予拒絕。逝世前夕，敵酋強為注射一針，次日即歸道山，時為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四日(農曆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)下午八時，年八十六。遺囑僅有：「在未戰勝前，不安葬、不開弔、不發訃文」數語。綜上所述，可知紫老為人：有才有德，有愛於民，有功於國。耄耋之年，陷身敵區，威武不屈，貧賤不移，高風亮節，正氣凜然，堪稱一代完人。特記之，以表崇敬與懷念。